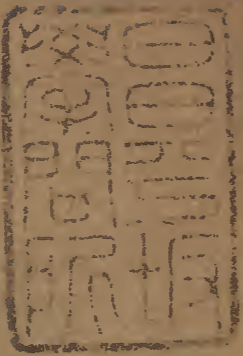


尚書說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175	
冊數		6	( 5 )
函號		273	135



尚書說卷之六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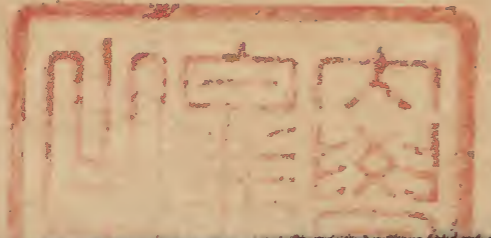
新昌黃度著

周書

多士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殷民之為頑不識天命去就奉武庚為亂動搖天下  
是為不則德義夫子定其罪與苗民同世儒謂於殷  
為忠異乎夫子之訓矣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  
下之共主爭衡以此為忠可乎天下未嘗有依違之



理也在殷爲忠在周爲叛是依違也依違則二理矣  
理隨事爲輕重重者立則輕者廢紂爲當誅武王爲  
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臣之私忠其能廢  
天下之公義乎忠不勝義叛而已矣孟子論瞽瞍殺  
人舜棄天下負瞽而逃親爲重天下爲輕其告滕文  
公以太王避狄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民爲重國  
爲輕築城鑿池效死而民弗去國爲重君爲輕古人  
立論明白洞達不以利參義故無依違之言苗民遷  
三危殷民遷洛周公以爲先王明德之子孫將於是  
而教師之書稱予降爾四國民命又稱今予惟不爾  
殺蓋以爲叛上本當誅也成王旣親政周公猶以王  
命告自三監叛東征至作洛遷殷民事之本末故成  
王使周公以王命告終其事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自烝祭後遂遷殷民三月至洛稱商王士皆其宗族親  
戚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漢魏以後革命之際宗  
族誅戮殆盡三代固無此事然乖阻之端已見於此時  
本朝受周禪不殺一人誠爲盛德

尚書詩 卷六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順道而告之稱殷遺多士著其滅亡之餘也弗弔言人  
事之不至也旻愍下民故大降喪于殷致王罰正殷命  
黜之終猶絕也武庚既誅除殷國立微子於宋殷命始  
絕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肆故今以繩繫矢而射曰弋天所不畀信無固亂也推  
亡固存是乃天道使文武有求位之心天其厭之矣惟  
我下民皆秉心爲周天之視聽必因於民天明爲可畏  
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厥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引長逸安天之眷顧有德實欲長安之有夏乃不能承  
天意自適於安則爲天之降格嚮于是夏當其時桀不  
克用帝命大爲淫泆有惡辭惟是天始不顧卹無所念

尚書 卷之八 三  
聞廢其大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湯卽其賢人君子  
與之共治四方夏之賢者皆識天命皆達廢興之理皆  
能以天下爲公義安生民爲心殷多士爲不能進於此  
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明德恤祀乃能爲百神主配天其澤則王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顧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也予臨兆民懷平若朽索之

馭六馬民祗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天之不畀不明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小大邦國喪  
亡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于旅皆祭

天也祭天而天饗之故曰靈承天有命命我曰割絕殷  
告正于帝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  
下公器奚可強留故曰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予能言天之所以絕殷者曰惟爾大無法度而已今我  
不爾動禍起爾邑謂武庚叛也予亦念天即殷大罪而  
敢緩縱不正乎武庚雖誅而同亂者無所討正故云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道言遷殷爲有道也孔氏曰我一人我天子也豈不  
幸其苟安不動姑務寧息乎天命不當如是也汝自今  
能遷善改過則定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  
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冊書典籍殷革夏命爾先人有書有籍爾所知也今爾  
又言夏士蹈德簡擇在王庭有服職事在百僚而今乃

不然乃方遷徙治汝罪周公答其言以爲予天子一人  
惟聽用德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則自紂時沈酗亂德  
草竊姦宄舍匿罪辜脅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  
庚爲亂而何德之可稱乎言天邑商蓋合紂武庚之罪  
於其中如爾罪皆當誅我惟率緩縱矜憐爾故遷汝教  
汝率猶一切也爾多士無所選用與夏事異豈我罪乎  
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有天命其能以爵祿私相悅哉  
武王入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無賢則已有則舉用之  
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殷管蔡奄爲四國伐管蔡黜殷及來自伐奄皆止誅其  
君盡赦其民是爲大降四國民命獨赦其死耳我今乃  
明致天罰移徙爾使逃遠汙染之俗比近承事臣服于  
我知所共尊多爲遜順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周公  
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殷民之遷本爲有罪也奄  
在襲慶曲阜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忿疾于頑則殺爾矣惟不爾殺故我惟是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

作洛蓋爲鎬京在西四方賓貢不便亦惟徙爾多士所  
當服事奔走以臣於我而興多遜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皆卿大夫之有家者也士亦有祿田而皆不奪其土士  
田在近郊安寧勤幹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  
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致天之罰刑殺爾矣于爾躬罪人不孥也然不復能宅  
邑繼居矣有幹則有繼易幹父之蠱有年年穀熟也爾  
小子乃興起于善從爾遷洛始孔氏曰反所生誘之得  
還本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申勅之也或言謂此命不可常得聞也  
無逸



序周公作無逸

成王初卽政周公作無逸以民事戒使知稼穡艱難  
召公公劉詩亦此意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

所猶處所也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所其無逸也君  
子分當逸所其無逸者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先知  
稼穡之艱難身逸而心則勞矣小人依稼穡而生也詩  
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又曰播厥百穀曾孫是若成王  
爲知之矣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諺嗔同畔嗔也強悍自用之意誕欺一曰大也不誕則  
侮言古昔陳老之人無所聞知宋孝武視高祖陰室葛  
燈籠麻繩拂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是爲侮厥父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每章稱周公曰又嗟嘆之丁寧儆戒之意修身事天治

民同一敬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作起其事閒見故或之居喪不言禮也無命令耳信乎陰默絕無聲聞則未之見也言出而民懽悅之言乃雍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孔氏曰祖甲太甲以享年久近爲次故在下又曰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或曰太甲與湯同爲不祧故稱祖案史記殷自有祖甲高宗子祖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邵康節皇極經世書祖甲繼祖庚而立歲在壬戌稟辛立於乙未其歷年之世次皆與書合鄭康成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祖甲以立弟不義逃于民間是蓋賢矣其說或當有所受國語史記容或誤歟皆未可知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耽樂敗性遂以天年祖伊所謂民中絕命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康功安民之功田功稼穡之功徽懿皆美也道德之容仁義之言其柔其恭何所不美惟正之供貢賦皆有常典也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四十七受天子命卽位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行有不合于三王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皆勞其心者而皆享上壽世或以思病其心何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又曰思誠者人之道心非頽墜腐敗無用之物也聖人之思所爲異於人者有思必誠而已是故不邪則不惑不膠則不困不憇則不蹙不驚則不誕不陂則不危不曲則不迂不得則思思而得則悅故曰理義之悅我心是故盡心知性則知天矣理性命同出一源蘇文忠曰漢武帝

唐明皇皆非無欲者而享國長壽十一而已豈可效乎是也然武帝殺戮至父子不相保明皇流播幾不免雖長壽而累其身且累天下周公無逸稱三宗文王之壽皆謂壽考不忘能興其國家能乂其民者武帝明皇長年何述焉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一息逸則縱矣况窮日之力乎一息之逸充其至可以爲紂紂之迷亂其始亦曰吾姑今日爲樂明日止也如水潰隄苟有隙焉激射而往豈能止哉凡爲耽樂皆非民所訓非天所若必有大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壽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講切啟迪也保惠將順也教誨匡救也壽張誑也幻妄也訓告保惠教誨之交脩則人無敢爲誑妄者於此不能聽則誑妄遂作人且教之變亂先王正典法無

小無大皆變亂之不順人心人心違怨必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  
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不惟戒逸又教之改過自省迪蹈智哲言行其所知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君德必寬大聞過自脩則怨釋諱過刑殺則怨聚周公  
之言及此成王豈亦有聞可窺歟苟無其事何以見于  
訓戒之辭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奭

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

召公爲保甘棠巡行聽斷則以太保兼司徒周公爲  
師洛誥監我士師工則以太師兼冢宰召公先周公  
周公新命也周公本太傅周師保往往兼六卿蘇公

司寇畢公司馬皆是不必盡爲冢宰司徒也固有冢  
宰司徒不爲司徒師保者家伯冢宰番維司徒是也  
左右分陝也益稷左右有民是也或曰左右相猶伊  
尹仲虺也召誥召公錫周公幣蓋以周公告太平功  
成且歸老矣洛誥成王畱周公周公遂畱故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言已所以畱不得去之故不獨周公  
自畱且并畱召公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于不祥

尊之曰君有土之稱君陳君牙皆然永孚于休終出不  
祥皆不敢知天難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

已嘆且言其事曰是在我而已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  
命而弗永遠念天威及于我民無使有尤悔違闕是固  
惟人耳其或在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恭敬上忽天戒下

失民心過絕散佚前人明德光輝我老在家則不能知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  
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天命歸周既不易而又難信若乃一旦墜失其命則弗  
克經歷有年嗣承前人恭敬明德矣在今予小子旦亦  
安能有所匡正尚惟蹈迪前人光輝施于我沖子成王  
使有所觀法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凡又曰皆史官節畧之文也寧王武王天雖不可信而  
我周道惟武王之德能延長之天是以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  
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  
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  
所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伊陟伊尹子  
湯欲遷夏社不可作書名臣扈蓋佐湯興商伊尹仲虺

之儔格天聖人之事巫咸巫賢甘盤已不能與此亳有  
祥桑穀伊陟贊巫咸作書名咸父山經載巫賢事近怪  
率猶皆也皆惟此陳力保父有殷殷聖賢之臣多保父  
功深故殷升配多歷年所殷郊冥高宗獨稱甘盤不稱  
傅說甘盤教高宗有成德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父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若卜筮罔不是孚

天之所以純一佑命有商則實惟商百姓歸戴之王人  
與說命王人同稱其王之辭也殷王無不自執德章明  
恤念其小臣與其藩屏侯甸雖至臺輿皂隸奔走服役  
者皆惟以德舉是用父其君有事于四方莫不翕然趨  
之如卜筮之信此言商世有聖賢之臣輔其君其君皆  
能秉德其內外小大之臣無非德選脩身尊賢之序也  
夫是以惟動丕應徯志其民莫不信之言小臣以見卿  
大夫言侯甸以見朝廷言奔走以見指麾者小臣在內  
最親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言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者而天壽之此謂老臣天使此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老臣保乂殷之後嗣紂天乃降滅亡之威今汝必長念則有心固命其治昭明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可恃紂一跌而亡今周新造其命未固其可恃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申重勸勉也有所斷割而重勉之言商事也武王復受天命故曰申勸天所以割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躬者蓋惟文王能脩德和我有夏亦惟有此五人者能輔相文王虢叔王季子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雖聖如其無是五人者更往迭來蹈迪常教則亦無德降于國人矣文王受教五人者即大雅疏附先後

奔走禦侮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受教之臣孟子之論本此純佑秉德皆因前言而畧之天純佑文王亦如殷先哲王文王亦能秉德蹈道而知天威而惟是五人者大能昭明文王蹈道顯見覆冒天下升聞于天是時紂猶有殷命其事未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之世虢叔已死惟茲四人輔武王尚能蹈道以有天祿後暨武王咸劉厥敵卒其武功亦惟茲四人者昭明武王覆冒天下大盡舉用惟冒丕單稱德亦與前語相涉而畧之

在今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有位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周道未成祈天永命未能知殷譬若游大川未濟也自武王崩予及汝輔相小子至此今在予二人必當共濟小子如未即政在位之時汝大無我責若皆務自收斂舍之而去無以勉其不及者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

稍違去就常義與同濟艱難其或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則雖鳴鳥且不聞况能爲殷諸臣相其君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乎鳴鳥鳳也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古人不以爲異也致鳳非難格天爲難天猶可格鳳豈難致乎大司樂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六變致象物及天神人主有聖明之資猶必有所受教之臣而後能格天純佑秉德尚賢邁知天威若中材常主而又無斯人焉教迪之其何以臻此周公蓋以格天事業自任矣自泰顛闕天之徒文武舊臣皆已彫落後來者未見其人若周召皆去則成王誠無與居濟川之喻非虛也周公與伊尹不同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去有伊陟臣扈可以托後成王未堪家多難君陳畢公皆不可與於此君陳訓辭可見此周公之所爲不可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當遂監于此理義此爲重也去輕畱重文武受命雖美亦大艱難告君以道寬裕我則當畱輔後人不使迷

惑周召佐文武造周天命未固誠不當去召公明人臣常義周公以其義稍變故反覆推明之欲使召公以道寬裕我勿拘迫爲一切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直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武王布其腹心悉以命汝使作汝民極召公爲司徒掌教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其言固曰汝當明勉配王偶配也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必在誠信乘此大命歸周惟文王德大承無窮之憂恤而慎固之今

成王未能爲此則民極固未立武王之所以命汝者猶未酬而可以去乎冢宰司徒對立二府其職任俱重周禮太宰六典可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息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告汝朕言必信召公自武王時爲太保遂相成王稱其

官使知有不得去者成王弗克負荷則師保之責豈容  
以去位免召公爲司徒極未立爲保王躬未能自保皆  
不當去前稱其名爲論文武事且將使成王知之故用  
君前臣名之義後獨稱君不名朋友自以義理相切磋  
此言欲成文武功業故又稱其名猶君前之義也其汝  
必能敬以予監于殷之喪亡其事大否我周已受而不  
能于時保之則天亦去之故念我天威爲可畏矣能左  
右之曰以欲其相資助也予豈不信乃惟若此語予惟  
曰襄我二人襄上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  
雅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爲二人方天  
休滋至惟是二人尚弗能勝天今歸周二人皆不能終  
其事故爲弗勝今天休固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  
吾與汝皆以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乎其  
必在汝克敬德如伊巫號天諸臣昭明我俊民使內外  
小大之臣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弘大是  
矣讓責也又嘆而言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  
日之休我心皆成文王之功在于不怠昔號天諸臣能  
昭明文王之德冒覆天下故今我與汝必輔成王使不

冒海隅出日無不順使乃爲吾與汝能自盡也殷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皆有賢聖之臣能格于皇天者輔相之周自周召之後其稱于書者君陳畢公君牙伯冏大畧多非受教之臣矣奚敢望殷諸臣事業伊訓咸有一德說命高宗彤日諸書自立政後絕無此作宣王時召穆公保衛仲山甫輔導亦庶幾乎此矣而宣王不克終末年雖仲山甫諫亦不聽豈非諸臣力薄無能任格君之事者乎大抵人臣無格天之德誠不足以言格君之事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登進聖域成湯文武之業爲商

周盛王伊周之力也譬若造化榮槁植僵其功力豈常人所能至哉周公觀天意察時變精矣當成王既卽政春秋鼎盛四方乂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告保惠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默化之者多矣由此言之周過其歷豈惟文作武述之爲不可及而成王持守之功深矣故嘗以周公稽田之言譬之文武播種立苗成王灌溉養苗立而不養則雖鹵莽之熟不可冀養之益深則

其孰益豐故周人祈天永命之功專在成王然則周公之畱豈不重於去矣乎人臣常義夫豈足以易之雖然有周公之事業則可無周公之事業則貪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惠順閔憂也予豈不順故若此多誥予故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其能無憂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太甲克終允德而伊尹去成王能厥初未見其終而周

公畱

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

**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叔子叔沒而後仲踐諸侯位事當如是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三代常禮成王服終年少未能卽政周公遂攝行天子之事通成王服喪凡七年成王既冠周公始復辟則事之變者攝七年耳書傳

或曰周公踐天子位則妄也致辟于商殺之于商也管叔親至商奉武庚叛周克商遂殺之蔡叔不死非首逆罪差輕赦其死而囚之郭鄰地逸書作虢陵郭虢古字通左氏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古東虢國在虎牢城漢成臯縣今爲杞水縣屬孟州淮南王曰吳王安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三十六人其地至今爲險塞案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虢近管遠蔡管叔去其國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去其國居虢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爲不足恃也以車七乘險崑守見司險又囚反叛之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蔡叔據險拒周罪豈不當死四國之叛惟殺武庚管叔餘皆不死可謂仁矣而况蔡叔當議親乎殺一管叔已爲傷恩霍叔罪又輕于蔡叔霍叔不用兵迎降或亦是誑誤脅從故奪國降爲庶人猶三年不齒後復封霍三叔之罪皆以叛非爲流言也史稱流言者爲國諱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至親骨肉安得不諱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出臣族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仲自以克庸祇德受封而國用蔡舊名孔氏曰以示  
戒又曰蔡叔封圻內蔡仲封淮汝之間國語文王諏于  
蔡原則圻內當有蔡而其地闕不可攷案蔡叔爲三監  
已封淮汝之間用其采地舊名與齊魯燕同封霍亦同  
封史記可攷蔡叔旣失國其國虛置遂以封蔡仲仲字  
禮五十爲大夫稱字庸用祇敬周公攝政以爲王卿士  
舜極鯀禹爲司空周公囚蔡叔蔡仲爲卿天下之至公  
也叔卒年月不可考而仲之邦蔡與踐奄皆在作洛之  
後成王卽政之初明誅賞以示天下也庶殷不靜自今  
有能率德改行雖其父倡亂猶得復封苟怙終不反則  
六師移之其行事次第如此故多方之終曰爾尚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  
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又曰爾乃惟逸惟  
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逃爾土是皆非空言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侯于東土仲自受封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邁迹使可繼也大雅曰下武維周率文王彝訓是為邁迹自身蔡叔不足法也違王命叛也已封其子而不為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漢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蓋識其粗爾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慎厥初正其所發也惟厥終要其所歸也謀惟於其始是故不敢妄發而卒不困冒焉行之弗究弗圖鮮不立敗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必勉乃所當為之績而後可以睦四鄰蕃王室和兄弟

遂能康濟小民矣蕃王室和兄弟其猶使懲其父之好  
 新奇輕變更作聰明者也強任耳目之謂作非得於所  
 性也自中則其聽必聰其視必明何以作為側言傾邪  
 之言也傾邪之言世未嘗無之視聽詳則不惑視聽不  
 詳無以為聰明作聰明則非中中立不倚其敬矣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政

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淮夷國淮夷種類不一奄蓋其大者也淮夷嘗與  
 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淮夷又  
 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猶首亂也踐蹂  
 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遷殷民  
 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成王政言王  
 政於此成也

將蒲姑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

姑

雖滅其國猶存其君將遷未即遷也存之而未遷若

有復其國之意猶欲遷其君非其民之罪也此必有義故周公告召公其書亡今青州博興縣有蒲姑城杜佑通典殷末蒲姑氏居之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所謂營邱其說與書不協

多方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奄歸鎬乃誥庶邦還京新號令也誥庶邦書名多方一視天下使同底于善也其實猶告殷民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三月遷殷民於洛誥多士五月自奄歸誥四國多方於是以踐奄之威警動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以王命誥猶多士也前此封蔡有命後此董正治官有誥成王已出號令矣故史官以周公曰冠其上別之告四國多方別出殷侯尹民布宣殷事使天下咸共知之殷侯殷士諸侯也尹民卿大夫以下四國之罪叛當誅因兵威殄滅之夫豈不可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三

代無此事也吾爲降爾命爾安得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命去就人主所當圖謀也圖謀天之命而猶弗能久  
長敬念于祀它何恤焉葛伯不祀湯征自葛始冀以感  
動桀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天方降格嚮夏夏乃大厥逸無憂感之言于民棄神之  
主安能寅念于祀雖平日之氣嗜慾亡之况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矣乎天之啟迪人者至矣人弗克自勉此夏  
事汝所聞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麗附也民附有德而閉塞之乃大降刑罰崇亂中國甲  
始也亂自內始自其都邑遂及四方不克善承于衆乃  
益無忌憚無能大進恭敬而大舒慢于民亦惟其國之  
貪叨忿憤者欽崇之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  
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  
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  
開

天不畀夏其命純一不可變純古訓大義民賢人也舉  
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崇之以位天下皆以爲當  
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父民也夫是謂之義反是則非  
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  
惟暴德罔後是也天不畀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而  
不能與之永遠多享南有嘉魚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又思永于多享也惟桀之恭多士皆大不能明保享于  
民者食民之力而不能保之其何以享乃相惟暴虐其  
民至于百端所爲大不能開言盡閉塞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  
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  
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湯能以爾多方代夏作民主得其民也簡擇也古訓

大通慎厥民之所附麗而民勸用其義刑義殺而民勸  
或曰刑用勸言民有所觀法也麗刑皆慎德事殄戮多  
罪絕惡亦能勸開釋無辜以厲自新亦能勸刑賞利器  
人主所以運動天下也刑之釋之而不能使人勸則其  
道窮矣是故明德之爲尚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非天庸釋夏殷所謂上帝引逸也天豈欲爲此無常哉  
汝君圖天之命而大淫其事瑣屑皆可指摘有辭天是  
以去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繼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當祖伊比干諫紂一克念事必可反自戡黎觀政五年  
而紂亡天須暇之蓋不惟紂身凡湯之子孫有興者則  
宜大作民主若紂死改立君事輒不同而終無可念聽

者此可以觀天命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天求爾多方將去商大震動以威開厥能顧諟天之明  
命者而爾多方罔堪此惟我周王善承于衆克堪用德  
爲神明主天用是教迪我以休祥簡擇畀付殷命尹正  
爾多方多方之書大要脩身用賢事神愛民則爲能盡  
君道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  
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  
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多誥則褻而反覆至此仁之至也孔子曰五誥可以觀  
仁我何敢若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庶幾乎殷  
先王明德慎罰而其民勸今爾何不推其誠信饒裕于  
爾多方同底于善而獨爲乖阻爾何不夾輔介助乂安  
我周王享此天命而好爲反側居有宅耕有田爲齊民  
爾何不順王熙廣天命而固爲凶慝以累政化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之屢矣而猶不靜爾心爲未愛也言其不樂善求寧而稔惡喜亂故如此爾乃不大安天命爾乃輕屑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常圖其信于正夏商革命一也鳴條天下歸商無後患牧野天下歸周矣而殷民數動蓋久而後定何也天命爲難知也人主淫暴失民必當亡要必有湯武盛德乃能簡代是誠有天命焉太康失天下矣而羿不足與也故少康興厲王失天下矣戎狄不足

與也故宣王興幽王亦失天下天下固無可與者而平王亦不足以興由是周號名僅在而天下分離凡此皆天也是故殷民欲私留天命而屢動惟天不畀純豈可復反哉夏事去古未遠人心皆識義理知天命殷民蓋私心勝矣淫酗之習姦宄之行皆未能自克是以黨亂醜正求便已事夫豈純以舊主之故哉殷多士之所以亡殷祖伊箕子之言可攷也或曰殷民感殷德澤不服周非周公善應殷必復興非也此以漢事言之也王莽篡漢暴虐失民猶羿浞戎狄也光武有濟世之才因民

心思漢而復興猶少康宣王也文武有盛德受天命以大義誅紂取天下武庚受周爵嗣殷而稱兵鄙周正名定罪爲叛其助之者皆嘗與紂爲惡周克殷赦其罪不殺今復反周蓋皆叛黨也豈有以叛爲名而能興者此與漢事爲不同大抵合理義順人心時至幾得則爲天命雖合理義順人心而無時無幾猶不可以言天命而况理義人心之皆失乎周公善應誠然矣後世則亦一舉殺之而遂定耳何用自爲紛紛至此哉故論三代事而參以後世成敗則豈能當理殷亡去就之際惟箕子

微子爲識天命論殷周取天下惟孟子爲知天命者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懼也要囚殄戮人所懼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專爲遷洛多士也告有方多士乃及殷多士使皆自  
新與四方同被王化也監察也爾奔走臣我我監察汝  
五年矣周公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於是置監至此五年  
遷洛猶以罪今當盡除釋之使與四方多士一同胥相  
伯長節級相長故曰胥伯或曰胥亦長也周禮胥爲什  
長殷民遷洛皆大家有邑者上下相臨長或小或大皆  
正民之官爾所爲無不以法爲的求自中如其自作不  
和脩身之闕也爾室不睦齊家之失也爾皆當和之身  
脩家齊而後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矣爾何尚不忌  
凶德爾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簡閱于乃邑謀介助者家  
邑自選其治民之官三代之法也爾尚自是洛邑力畋  
爾田安業從化天將畀矜爾我有周固亦惟大介助賚  
于爾蹈道者簡在王庭尚力爾事則服在大僚始殷多  
士言夏事爲然周公曰予一人惟聽用德當其時方以  
罪徙未遽許今旣盡赦其罪固當選賢與能與有方多  
士同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前爵後刑皆特出王言臨之爾猶不克自勸信我命爾  
亦則惟不能享其上不待智者雖凡民皆言其不享矣  
惟放逸惟頗僻大遠棄王命則爲探取天威此不獨殷  
多士蓋雖多方有不享其上行法亦當如是也離逃爾  
土用三苗故事不得居中國迪簡服大僚則曰天畀矜  
爾離逃爾土則曰致天之罰有一不合理義皆非天道  
臨之以王言訓之以天道其嚴乎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惠迪吉從逆凶皆天命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是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故紛紛至此非予咎

立政

序周公作立政

外治畧定內治不可不謹也周公之法度備矣而其  
要在得人非其人則政無由而立也昔者文武用人

效為可知矣成王用人將自茲始桀用暴德而夏亡  
 湯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是以式丕釐上帝  
 之耿命紂進暴逸而殷亡文武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是以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則今成王宜知  
 所取舍矣此立政之大指也而其立意則又上戒成  
 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  
 者蓋古者外之諸侯卿已命于君內之卿大夫則亦  
 自擇其屬以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致敬以入其言也成王王矣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可不自勉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咸戒悉以其事戒王也王之三分陝為左右而治諸  
 侯曰二伯九州之牧亦曰伯左右常伯為二伯實三公  
 也常任六卿任事者也常伯常任皆謂之常是故必用  
 常人也準正也準人正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  
 以治要百官各有正謂之準人有準繩之義焉伯任準  
 三宅也綴衣帟幄幕人掌之虎賁掌先後王而趨王在

國則守王宮皆親近王者其下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乃推廣言之伯任準皆大僚綴衣虎賁趣馬攜僕雖小而近孟子曰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王誰與爲不善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休美恤憂美此知恤者鮮矣不恤甚者桀紂幽厲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

古人迪此者惟有夏室猶家也競強也自禹平水土建國立家其制始詳卿大夫各大強于爲善以傳世上之人招呼其俊傑而用之位爲天位祿爲天祿職爲天職用賢則爲欽崇天道用不肖則爲屑播天命卿大夫有家大競于夏時至殷始朋從梗化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九德臯陶以告舜其相禹也則以告禹臯陶允迪厥德是爲迪知忱恂皆信也身親行之知識愈明而能信也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迪知忱恂乃敢以此告教其后非苟言之也臯陶拜手稽首告禹曰今君天下矣必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如是而爲盡君道事卽常任也不  
出伯而出牧伯統牧事體本同而六卿常兼三公也人  
主自不作德奚能知人任用君子哉其謀義其稽面必  
用大順德而後能宅人面謂覲面而得之也面相對而  
稽不至其失之者多矣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暴德爲無義民暴亂姦宄居於民上無義甚矣桀惟弗  
自作德故往任皆暴德殄絕其世往任使往任其事也  
舜曰往哉汝諧汝往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  
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  
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於陟陞釐福耿明也成湯自諸侯陞天子位是爲大  
福上帝光明之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卽就也就其所  
宅而皆得人也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後來之俊可  
居此三宅者也克卽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旣  
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

國家之興爲未艾也湯嚴敬惟大可爲法故能用三宅  
三俊其在商邑則協和其邑其在四方則大法其可見  
之德京師諸夏之本也

嗚呼其在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

古說受德紂字未可信德啓句絕德啓凶德也受之德  
厥強爲惡惟進刑餘暴德之人同居其國逋逃主也乃  
惟衆習逸德之人同爲厥政四方多罪爲大夫卿士也  
乃有繼之辭惟同居于國者皆暴德故同爲厥政者皆  
逸德也天是用敬罰之

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帝旣罰殷乃使我有此中夏一用商之所以受命者命  
周使奄有天下而治萬姓亦於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已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  
用曉然見之而其爲知人之哲則一也伯亦長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立政任準牧爲三事表出之準先牧內外之序也小尹  
小長趣馬之類是也校人馬官之長乘馬一師三乘一  
趣馬趣馬又自爲馬師長故曰小長左右攜僕在王左  
右攜持器物者小臣隸僕之屬府治藏之官百司各有  
府大都小伯互文畿邑小大之宰也藝人巫祝工之屬  
以藝事人者表對裏裏外皆有百官表臣百司家都之  
諸臣也太史史官之長掌典法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  
之治尹正伯長凡官皆有正長太史特出太史重也史  
亦以藝事人太史異矣故特出趣馬小尹舉卑以明尊  
太史尹伯舉重以見輕首任準牧終太史立政大體可  
見此爲官府都鄙之官庶衆雖衆必常以吉士故謂之  
常人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大國三卿亞貳旅衆夷狄微  
盧內屬如禹貢萊夷和夷烝其君也牧誓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此微盧獨見餘或自置長不全用中國政令三  
亳南亳北亳亳般也南亳今應天穀熟縣北亳拱州考  
成縣亳般河南偃師縣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  
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

此爲邦國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人主用人心術形焉范正獻謂唐德宗性與小人合此爲知本之論立政用人必先自治其心此禹安汝止幾康弼直之訓也克厥宅心故能立此常事與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爲之立此常事卽常任也不出準事立職舉從可知也周公作君奭歷言商周賢君皆能秉德而後其臣乃能以德稱此其有望於成王緝熙光明之學爲切矣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謀謨復逆也諸侯春朝圖事夏宗陳謨庶獄訟也庶慎糾禁也皆有司之事人君豈能以其一身兼治之哉任治內牧治外一體事任均故曰有司之牧夫或用或違皆惟有司牧夫是訓此臯陶賡歌叢脞之訓也庶獄庶慎文王心罔敢兼于茲庶言則猶當自朝廷關決故再出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不丕基

越於救安桀三宅無義民爲不義文王克用三宅三俊是爲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書至孟子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容德臯陶翁受敷施箕子惟皇作極也舜侯明撻記禹遂有傲虐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容德也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此容德也然此最爲難失已失人皆能累德謀從擬之而後動議之而後言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立政終篇之訓三宅心一也罔攸兼二也容德三也皆立政切務堯舜之盛德亦惟怠荒叢脞傲虐之害治也周公舉以告成王矣而又有所當戒者故又提振之嘆而言曰孺子今王矣必當盡君道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能灼知其順於道乃大使治其事相助我所受民和協我獄訟糾禁專任而責成功則勿有閒之此

尤其切者故又特言之。一話一言必終惟成德之彥。是訓定以父我受命民如是則爲勿有間之。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凡我所受於古今聖賢人之美言已悉告孺子王道在是矣。又嘆而言之戒之切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父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

家

繼自今文子文孫言將傳諸子孫非獨王當務此也庶獄庶慎惟正使治之則不誤矣則克宅之使居其位也克由繹之遂與之紬繹所行之事也茲乃俾父任之專也國立政必勿用儉人不順于德是無能顯明於斯世此益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舜庶頑讒說之戒也夫灼知厥若必勿有間之而善間君子者必儉人也故周公撫實而教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申言之戒之切也其惟吉士召公卷阿亦若斯周公召公之言常相表裏

皆盛德老臣之言勸勉相助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自今文子文孫與孺子之所以王者其道不改也始庶言庶獄庶慎中庶獄庶慎末庶獄關繫治體爲重也責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一人之獄而後爲治道之成此臯陶刑期無刑之效也周公推明文王明德慎罰使康叔宣行於庶殷行牧伯之職也其或詰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敢不服覲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則亦牧夫之職小刑肆之市朝大刑陳諸原野兵刑本一職舜命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一職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又嘆而言之不止於三致意也常人吉士有常德者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新奇詭異讒殄震驚皆非所當用小之刑罰僇辱大之兵戎征討皆由此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又順其事而言曰立政必求常人太史司寇蘇公其人歟蘇公名忿生爲司寇兼三公太傅下行太史之事式用由獄獄之所由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皆獄之所由也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式敬爾由獄也長我王國三公也立政終於勿誤庶獄責之牧者布宣于天下也式敬爾由獄反之於司寇蘇公者推本於君德也怠荒叢脞傲虐讒佞之當戒不敢一日不謹也蘇公於此用有慎條列用中罰中平也不輕不重所以爲天下後世之常法也今孟州溫縣蘇公邑春秋狄滅溫溫子奔衛蘇溫二名

周官

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黜殷微子之命序已見滅淮夷成王政序已見又見於此者書言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疑又一時事故此復出見撫巡卽自黜殷後至踐奄也書言

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誥誓皆發於祖

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周之官制其詳在周禮其要在書洛誥言未定于宗禮宗禮專為稱秩元祀其實吉凶軍賓嘉五禮必相因也六官分職治教禮政刑事必相須也然則周公惇宗將禮制度遂定成王於是董正治官以推行之稱周王一

王號令由是行乎天下也巡侯甸言自豐至洛遂伐東夷用天子適諸侯之名非時巡一歲徧至方嶽也周九服此六服夷狄與中國禮節不同也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於此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禹建正長行井法苗頑弗即工故征苗周書六服頒禮樂制度而淮夷不式王命故伐淮夷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尚書論 卷六  
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譬若五穀養生無績效可見已亂而救之已危而持之譬若藥石伐病雖有績效可見而傷和伐性多矣此非明炳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忽之者也故臯陶有兢業之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隨事損益百揆四岳皆居內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二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故庶政惟和內外一體故萬國咸寧夏商事漸多置官亦稍廣隨時之宜也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雖建官多寡不同必皆務得人不肖幸容則其事廢矣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周公立政固曰文王克厥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祇勤于德是爲克邁周公之訓矣祇勤于德修身也前代時若稽古也傅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蘇文忠曰國以道爲經而政事緯之臯陶之陳謨箕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臯陶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此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必備惟其人才難寧闕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師傅保有大有少豈所謂三宅三俊歟故謂之貳公六卿皆有亞貳或稱少或稱小孤與卿命秩同而高於卿故稱孤寅敬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擾馴之神人瀆則亂故治之使辨上下嚴則離故和之使通此禮樂中和之教也六卿分掌六師而軍政一聽於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赦宥暴亂必刑之矣司空事官而掌邦土

尚書說卷六  
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於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  
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  
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  
者司徒地政農爲詳園圃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  
亡農圃藪牧工賈皆當有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自王國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爲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  
會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  
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倣舜故事  
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邁後見於經者成  
岐陽之蒐康鄴宮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  
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  
方岳不至京師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尚書言 卷六 吳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  
政不學牆面莛事惟煩

孔氏曰有官君子大夫以上非也是蓋大夫以下大夫  
以上爲卿其下戒爾卿士別出洪範師尹惟日卿士惟  
月此師尹也合正長亞旅皆訓之故曰凡我有官君子  
各司其屬侵官爲冒離局爲姦皆爲不敬令出必行而  
其不善則亦必反亟出亟反則其民惑是故出之必慎  
旣不可行又不肯反其遂之乎私害政體一人懷之千

萬人怒之公則悅以公滅私自克也先王官皆以學選  
鄉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成均使之修德學道是也  
學古乃使入官故能議事以制事之本末源流必學而  
後知之知其本末源流乃能議而制之不然何所裁節  
迷冥而已周公之法詳矣而官司猶使議事以制不盡  
倚之於法也雖然必有典常爲之師苟無規矩準繩則  
放矣利口卽辨口讒說也變亂是非眩易名實皆利口  
者之爲也利口能亂官張釋之所以諫文帝也是非不  
能決皆藏之于心是謂蓄疑蓄疑取舍不定必敗謀蓄

疑不明怠荒不敬皆不學之咎不學豈但蓄疑怠荒而已必且闇然不睹牆之裏蒞事徒紛紛焉耳此庶官之戒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卿士六官之長也功無志不立况能崇乎業非勤不成况能廣乎不克果斷病在暗弱始苟容之其難在後驕

侈生於德之薄也恭儉本於德之盛也其恭不侮其儉不奪皆非聲音笑貌能爲之也載僞而行前闕未蓋後失復彰心勞而日拙矣雖然拙猶可也巧益難救休安詩曰良士休休或曰美也充實之謂美弗畏入畏惟其驕也不和政廢惟其吝也事非一人所能自爲也爲人長而自居其功何以盡人之心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爲能其爲不任觀其所稱舉可知矣三代官屬皆舉於其長此長官之戒也周公作立政教成王以官人之法成王於是作周官凡立政之受教於周公者皆出以

尚書說 卷六 三  
訓迪百官爲長爲屬曲盡其理怠荒儉利柔闇吝驕昏  
迷飾僞無非學問進德之闕成王量己待人爲甚悉矣  
蓋庶幾乎禹湯文武灼知克宅之事周公迪教其功可  
睹此周官所以次立政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三公不敢訓也故以終篇同百官勉之朝廷治則  
萬邦承德無厭斁夫是爲端本

賄肅慎之命

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東夷淮夷不曰淮夷而曰東夷周始開東畧也巢伯  
來朝南畧肅慎來賀東畧因伐淮夷東方夷國始修  
朝賀之禮周官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此則蕃  
皆稟號令矣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  
卽古肅慎貢楛矢石弩在夫餘東千餘里榮國名芮  
伯作旅巢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王不親命此皆典  
故賄幣賜謂之賄其禮簡矣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  
能也書亡

亳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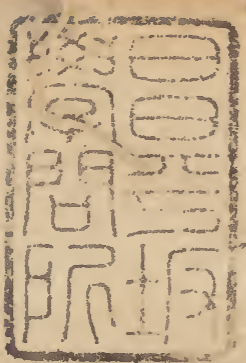
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伊尹周公皆宗臣故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故作書紀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禮也周公欲葬成周謙不敢當之意成王作書獨紀葬何足垂訓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德業固有以啟迪沃丁矣

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獨欲遷奄君而未果今遂遷之是爲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故成王因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其間必述周公功德成王憑藉敬保之意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君臣際會克終矣春秋書崩薨卒葬皆著其終也書獨紀伊周之葬則又與常人不同奄君怙終不悛故卒遷之書亡畢在永興長安縣社中

尚書說卷之六終

天祿中



尚書

卷六

三

